

17.57

武汉妇女运动史资料

第6辑

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

九支徽



23

PDG

武汉妇运史资料

第六辑

武汉市妇女联合会编

一九八三年八月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姐妹”中的六姐彭端淑，十姐吴静逸和十一妹黄自纯（黄静汶）摄于北京。



十三姐妹中的大姐陈慕兰
烈士。



十三姐妹中的七姐袁仙芝
一九三〇年摄于武昌



十三姐妹中的九姐胡颖杰
摄于一九二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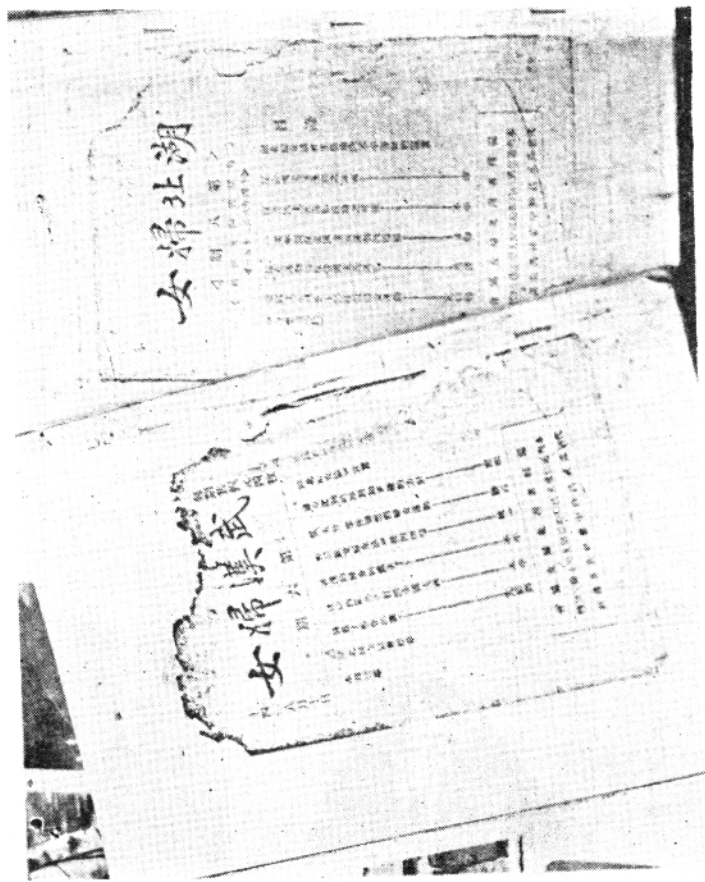


十三姐妹中的十三妹钟超。



一九二二年秋湖北女师学潮中坚持斗争的七名女生于武昌抱冰堂前留影。前排左为杨子烈，右为陈比兰；第二排左为徐全直，右为袁震（袁震之）；站在石坡上的是夏之栩；坐在后面大石上的左为袁溥（袁溥之），右为庄有义。其中女师学潮中挂牌开除的五名学生为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义、陈比南。袁震、袁溥被通知转学。

（武汉市文物处供稿）



1925年至1927年武汉市妇协、湖北省妇协编印的机关刊物
《武汉妇女》、《湖北妇女》。

目 录

- 回忆援助震寰纱厂女工斗争中
被捕的十三姐妹……………黄静汶 (1)
- 武汉妇运的第一声春雷
——湖北女师学潮……………刘茂舒 (39)
- 湖北省的早期妇女运动及全省
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张晓坪 (51)
- 大革命时期的武汉妇女放足运动
……………闻 驿 (64)
- 暮 鼓 晨 钟
——介绍大革命时期武汉地区革命刊物
《武汉妇女》、《湖北妇女》……………章 明 (80)
- 盛况空前的一九二七年武汉
“三八”节纪念活动……………袁 青(100)
- 史料研究
- 湖北全省妇女运动……………姜 皮(109)
- 附：蒋晓海对《秘密时代的妇女协会史》订正……………(132)
- 姜皮的回答……………(134)

回忆援助震寰纱厂 女工斗争中被捕的十三姐妹

黄静汶

(一)

一九二七年武汉的政治形势覆雨翻云。一月三日武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收回英租界。四月十二日，上海的腥风血雨污染武汉晴朗绚丽的天空。七月十五日，汪蒋合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彻底葬送了我党领导下的第一次伟大的革命。当时党中央在武汉，决定各级组织从各个战线撤退许多领导同志；武昌几个纱厂赤色工会的骨干，也先后转移。

九、十月，震寰、裕华、第一纱厂的资本家大摇大摆地回到工厂，面目狰狞地又开始镇压工人。他们首先把大革命时期由工人选出的赤色工会解散，挑选一些他们的心腹、工贼作为工人头目，将工会改组。当时他们权力不

稳，不敢开工人大会进行选举，工人们把这种工会称为改组工会。接着，他们千方百计阴谋清除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作人。

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在中央的领导，号召党员和工农群众继续为自己利益、为自身解放进行斗争。武汉的工人、学生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一样为保卫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利益，为反对新的反动统治继续进行战斗。

(二)

震寰纱厂的改组工会，为资本家卖力，阴谋消除进步工人。便于当年十月，施展诡计，以一些女工剪了发为借口，由改组工会出面要厂方把她们开除。女工对厂方无理开除提出抗议。地下党员将这一事件向中共武汉市委作了汇报。一场轰轰烈烈的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的斗争，在武汉爆发了。

被开除女工的抗议斗争，受到广大工人的赞助。狡诈的资本家害怕工人罢工，同意被开除的十余名剪发女工恢复工作，但却不肯发给开除期间的工资。被开除的工人认为剪发是自

己的自由，因为剪发而开除是无理的，因此开除时期的工资应当照补，不补发工资，决不上工。工厂的进步群众和广大工人，跟着地下党员一起，积极支持补发被开除女工工资的要求，并揭露改组工会站在资本家一边，是出卖工人的工会，应当解散，要由工人开大会选举自己的工会。

武汉市委密切注意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的斗争，明确指出开除剪发女工是向工人进攻的第一步，是要消除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熄灭工人斗争的火种，市委表扬工人的斗志，指出继续斗争的策略。被开除的女工到国民党市党部、市工会、市妇女协会请愿，要求援助。中共中山大学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由被开除女工到会讲述被开除经过，讲述改组工会、资本家压迫工人的事例，要求同学们给予援助。中山大学各院系党支部分别开会研究如何支援女工复工的斗争。文学院党支部书记叶英群、团支部书记丁润石积极参加会议，领导同志们进行工作。

十一月二十六日，在中山大学二院礼堂，武汉市各界妇女召开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

女工大会，到会的有女职工、女教员、女学生三、四百人。震寰纱厂被开除女工代表在会上控诉资本家和改组工会互相勾结，对她们进行压迫剥削，以致毫无任何理由，把剪了头发当成罪过将她们开除，经过多次讲道理，资本家口头说可以恢复上工，却不肯补发工资。女工讲述自开除以来，生活困难，一家老少受饥号寒时，声泪俱下。大会群情激愤，高喊打倒资本家，打倒改组工会，援助被开除剪发女工等口号。许多同志发了言。有的同志倡议：成立“武汉各界妇女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委员会”，当即通过，并选出许闻道、陈慕兰、马洪、彭端淑、胡颖杰、黄自纯等十余人为委员。委员会立即准备旗帜、标语、小旗等宣传用品。大会结束时，主席宣布根据大会提议，全体到会成员组成宣传队，编成三个小队，到武胜门外的震寰、裕华、一纱等三个纱厂进行宣传，要厂方补发开除工人的工资，立即恢复上工。那天大会，主席是许闻道，记录是彭端淑。

(三)

宣传队伍浩浩荡荡向武胜门前进。那天风大，天很冷，黄自纯和周游戴了手套，就由她俩擎举写着“武汉市各界妇女援助震寰纱厂被开除剪发女工宣传队”的大红横幅走在前面，后边是四人一排的纵队，飒爽英姿，步伐威武，手执小旗、传单，高呼口号。所过街道，行人伫步，住户开门，聚集观看，宣传队即作三分钟讲演，散发小标语。群众对被开除女工深表同情，对厂方把剪发女工开除，极为愤慨。

宣传队伍走近武胜门时，武装士兵十余人分立街道两旁，手持上了刺刀的枪拦住去路，不许通行。宣传队员们勇敢地走上前去，耐心地对他们说：你们虽然现在是在兵，原来却都是工人农民，应当保护工农利益，女工剪发被开除，我们代表武汉妇女去和资本家讲理，你们不应该拦阻，工农兵是一家人嘛。站在后面的姊妹就大声唱：“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我们团结……”的歌。那时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关于军民一家教育还留在

这些士兵的思想里，他们听到讲话和歌声，不声不响地把枪上肩，站在一边，闪出一条路让队伍走过。大家多高兴啊！第一炮打响了，宣传取得了胜利。

按大会的安排，各小队分别进入震寰、裕华、一纱三个厂，受到各厂男女工人的热烈欢迎。他们马上关车，听宣传队在各车间讲话。工人们纷纷表示坚决支持被开除的剪发女工，并当场控诉她们受剥削、受压迫、牛马不如的生活，怒斥资本家、改组工会。这样一连宣传了两天。

二十八日下午，宣传队又在中大二院集合，照样有两位同志高高擎举大红横幅走在前面，大家拿着更多的小旗和宣传品，向武胜门外奔去。

狡猾的改组工会竟在这天下午，收买一些流氓打手，潜藏在各厂附近。待宣传队走进工厂区，打手就突然跳出来，用木棍、铁棒，朝着几百名手无寸铁的妇女乱打，没有带棍棒的喽罗，就夺取旗杆打。队伍被打散了，市民们拖着宣传队员到家里，拉着她们往远处跑；好心的人力车夫扶着她们上车一声不响往城里

走。可是有十三名女同学被工贼抓住了，分别关在一纱、裕华两厂的警卫队房间里。许闻道等八人刚被拉到第一纱厂，工贼们连忙关闭厂门，鸣枪、鸣汽笛，全厂停工，紧张恐怖之极，以致厂内工人、厂外群众以为这些女学生被枪杀了。中共中央刊物《布尔塞维克》、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等都作了在这一事件中枪杀多人的报道。

被打散的姊妹跑回中山大学汇报了改组工会打人抓人、听到枪声等情况。学校一院、二院、三院的同学怒火燃烧，党组织根据男同学建议，立即组织男同学奔赴纱厂，强烈要求释放女同学，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强烈呼声，并拟劫出她们。近千名男同学出发了。工贼们纠集更多的流氓打手，还威逼一些群众参加，守在裕华、一纱周围。走在前面的男同学还未停步，就被冲散，拳棍交加，劈头盖脸地打了下来。后面的同学被截住了，冲不上来，有劲无法使。就这样又有十名男同学被抓。这时，陈慕兰、袁仙芝、沈晓香、周游、黄自纯正关在裕华纱厂的警卫班。改组工会的几个工贼手拄拐杖，杀气腾腾走了进来，狞笑说：

“真不量力，中山大学来一大群学生想把你们抢出去，又被我们抓了十个，全是男的”。几个姑娘恶狠狠地瞪着工贼。等他们走了后，警卫班士兵说：“男学生不该来，你们不知道改组工会手里的拐杖，抽出来不是铁棍就是藤鞭，学生们怎么打得过他们”。姑娘们几乎哭了，心里都在说：“党啊！不要来抢我们了，我们自己会进行战斗！”

女同学一进警卫班，就不停地向士兵讲援助被开除剪发女工的事情经过和为什么要援助女工的道理。士兵们很受感动，认为了不起。他们将自己的棉大衣、油布雨衣拿出来给姑娘们盖。这天晚上寒流侵袭，确实很冷。士兵们还说，他们有个好指导员，是女的，湖南人，进过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能教军事操练，能上政治课。并说指导员常常讲，工厂的警卫班，既要保卫工厂安全，也要保卫工人利益，不能对工人耍威风。黄自纯也是军校女生队毕业的，她借这个关系向士兵们要了纸笔，大家都给亲人写信，然后请士兵们代买信封邮票付邮。这些都收到了，大家感谢好心的士兵。

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改组工会勾结军

警，由两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的士兵押一个学生，四十六个兵押着二十三个男女学生，从工厂走到江岸，乘厂的渡江轮到汉口，送往国民党汉口市党部，要市党部把这些学生送武汉卫戍司令部。不知是市党部还有左派，还是其他原因，市党部拒绝工厂的要求。大家在那里等着，等了很久，工贼们找了别的单位，才把这二十三位斯文青年送到汉口裕润里武汉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女同学十三人关在最后一幢楼的二楼统厢房，楼下是看守所办公室；十名男同学关在对过那幢房子的二楼前楼，二十三人可以对楼相望，用手比划和面目表情互通消息，但不能通话。

四十六个荷枪实弹的兵，押着二十三个雄纠纠的青年男女，再加上改组委员和派来的工贼将近一百人，长长的队伍在街上走过，这些青年时而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时而骂工厂无理开除剪发的女工和无理抓人。他们经过热闹的马路时，不但行人观看，连楼上的人也惊奇地挤在窗口观望，就象看示威游行。那时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常常有共产党员、革命群众被逮捕，但那是押上汽车被带走，象这样一